列傳第三十二

臣蕭　子顯　撰

裴叔業
崔慧景
張欣泰

裴叔業河東聞喜人晉荊州刺史徽後也徽子
游擊將軍黎遇中朝亂子孫沒涼州仕於張氏
黎玄孫先福義熙末還南至滎陽太守叔業父
祖晚渡少便弓馬有武幹宋元徽末累官爲羽

林監太祖驃騎行參軍建元元年除屯騎校尉
虜侵司豫二州以叔業爲軍主征討本官如故
上初即位羣下各獻讜言二年叔業上疏曰成
都沃壤四塞爲固古稱一人守隘萬夫赴趣雍
齊亂於漢世譙李寇於晉代成敗之迹事載前
史頃世以來綏馭乖術地惟形勢居之者異姓
國實武用鎮之者無兵致寇掠充斥貶秩不斷
宜選帝子之尊臨撫巴蜀抱益梁南秦爲三州
刺史率文武萬人先據嶓漢分遣郡戍皆配精

力據灊山源糾庾姦蠹威令既行民庶必服除
寧朔將軍軍主如故永明四年累至右軍將軍
東中郎諮議參軍高宗爲豫州叔業爲右軍司
馬加建威將軍軍主領陳留太守七年爲王敬
則征西司馬將軍軍主如故隨府轉驃騎在壽
春爲佐數年九年爲寧蠻長史廣平太守雍州
刺史王奐事難叔業率部曲於城內起義上以
其有幹用仍留爲晉安王征北諮議領中兵扶
風太守遷晉熙王冠軍司馬延興元年加寧朔

將軍司馬如故叔業早與高宗接事高宗輔政厚任叔業以爲心腹使領軍掩襲諸蕃鎮叔業盡心用命建武二年虜圍徐州叔業以軍主隸右衛將軍蕭坦之救援叔業攻虜淮柵外二城剋之賊衆赴水死甚衆除黃門侍郎上以叔業有勳誠封武昌縣伯五百戶仍爲持節督徐州軍事冠軍將軍徐州刺史四年虜主寇沔北上令叔業援雍州叔業啓北人不樂遠行唯樂侵伐虜境則雍司之賊自然分張無勞動民向遠

也上從之叔業率軍攻虹城獲男女四千餘人徙督豫州輔國將軍豫州刺史持節如故永泰元年叔業領東海太守孫令終新昌太守劉思效馬頭太守李僧護等五萬人圍渦陽虜南兗州所鎮去彭城百二十里僞兗州刺史孟表固守拒戰叔業攻圍之積所斬級高五丈以示城內又遣軍主蕭璝成寶眞分攻龍亢戍即虜馬頭郡也虜閉城自守僞徐州刺史廣陵王率二萬人騎五千匹至龍亢璝等拒戰不敵叔業三

萬餘人助之數道攻虜虜新至營未立於是大敗
廣陵王與數十騎走官軍追獲其節虜又遣僞
將劉藻高忽繼至叔業率軍迎擊破之再戰斬
首萬級獲生口三千人器仗驢馬絹布千萬計
虜主聞廣陵王敗遣僞都督王肅大將軍楊大
眼步騎十餘萬救渦陽叔業見兵盛夜委軍遁
走明日官軍奔潰虜追之傷殺不可勝數日暮
乃止叔業還保渦口上遣使慰勞高宗崩叔業
還鎮少主即位誅大臣宗師屢有變發叔業登

壽春城北望肥水謂部下曰卿等欲富貴寧可辦耳永元元年徙督南兗兗徐青冀
五州諸軍事南兗州刺史將軍持節如故叔業見
時亂不樂居近藩朝廷疑其欲反叔業亦遣
京師消息於是異論轉盛叔業兄子植
鴻並為直閤毆內驅使慮禍至棄母奔壽陽說
叔業以朝廷必見掩襲徐世檦等慮叔業外叛
遣其宗人中書舍人裴長穆宣旨許停本任叔
業猶不自安而植等說之不已叔業憂懼問計

於梁王梁王令遣家還都自然無患叔業乃遣子芬之等還質景帥明年進號冠軍將軍傳叔業反者不已芬之愈懼復奔壽春於是發詔討叔業遣護軍將軍崔慧景征虜將軍豫州刺史蕭懿督水陸衆軍西討頓軍小峴叔業病困植請救魏虜送芬之爲質叔業尋卒虜遣大將軍李醜楊大眼二千餘騎入壽春初虜主元宏建武二年至壽春其下勸攻城宏曰不須攻後當降也植等皆還洛陽

崔慧景字君山河東武城人也祖構奉朝請父糸之州別駕慧景初爲國子學生宋泰始中歷位至員外郎稍遷長水校尉寧朔將軍太祖在淮陰慧景與宗人祖思同時自結太祖欲北渡廣陵使慧景具船於陶家後渚事雖不遂以此見親除前軍沈攸之事平仍出爲武陵王安西司馬河東太守使防扞陝西昇明三年豫章王爲荆州慧景留爲鎮西司馬兼諮議太守如故太祖受禪封樂安縣子三百戶豫章王遣慧景奉

表稱慶還京師太祖召見加意勞接轉平西府
司馬南郡內史仍遷爲南蠻長史加輔國將軍
內史如故先是蠻府置佐資用甚輕至是始重
其選建元元年虜動豫章王遣慧景三千人頓
方城爲司州聲援虜退梁州賊李烏奴未平以
慧景爲持節都督梁南北秦沙四州軍事西戎
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將軍如故敕荊州資給
發遣配以實甲千人步道從襄陽之鎮初烏奴
屢爲官軍所破走氏中乘間出擾動梁漢據關

城遣使詣荊州請降豫章王不許遣中兵參軍
王圖南率益州軍從劒閣掩討大摧破之烏奴
還保武興慧景發漢中兵衆進頓白馬遣支軍
與圖南膺背攻擊烏奴大敗遂奔于武興世祖
即位進號冠軍將軍在州蓄聚多獲珍貨永明
三年以本號還遷黃門郎領羽林監明年遷隨
王東中郎司馬加輔國將軍出爲持節督司州
軍事冠軍將軍司州刺史母喪詔起復本任慧
景每罷州輒資獻奉動數百萬世祖以此嘉之

九年以本號徵還轉太子左率加通直常侍明
年遷右衛將軍加給事中是時虜將南侵上出
慧景爲持節督豫州鄱州之西陽司州之汝南
二郡諸軍事冠軍將軍豫州刺史鬱林即位進
號征虜將軍慧景以少主新立密與虜交通朝
廷疑懼高宗輔政遣梁王至壽春安慰之慧景
遣密啓送誠勸進徵還爲散騎常侍左衛將軍
建武二年虜寇徐豫慧景以本官假節向鍾離
受王玄邈節度尋加冠軍將軍四年遷度支尚
書領太子左率冬虜主攻沔北五郡假慧景節
率衆二萬騎千匹向襄陽雍州衆軍並受節度
永泰元年慧景至襄陽五郡已沒加慧景平北
將軍置佐史分軍助戍樊城慧景頓渦口村與
太子中庶子梁王及軍主前寧州刺史董仲民
劉山陽裴颺傅法憲等五千餘人進行鄧城前
參騎還稱虜軍且至須臾望數萬騎俱來慧景
據南門梁王據北門令諸軍上城上時慧景等
薨食輕行皆有饑懼之色軍中北館客三人走

投虜具告之虜僞都督中軍大將軍彭城王元
勰分遣僞武衛將軍元蚪趣城東南斷慧景歸
路僞司馬孟斌向城東僞右衛將軍播正屯城
北交射城內梁王欲出戰慧景曰虜不夜闔人
城待日暮自當去也既而虜衆轉盛慧景於南
門拔軍衆軍不相知隨後奔退虜軍從北門入
劉山陽與部曲數百人斷後死戰虜遣鎧馬百
餘匹突取山陽山陽使射手射之三人倒馬手
殺十餘人不能禁且戰且退慧景南出過鬧溝
軍人蹈藉橋皆斷壞虜軍夾路射之軍主傅法
憲見殺赴溝死者相枕山陽取襖杖填溝乘之
得免虜主率大衆追之晡時虜主至沔北圍軍
主劉山陽山陽據城苦戰至暮虜乃退衆軍恐
懼其夕皆下船還襄陽東昏即位改領右衛將
軍平北假節如故未拜永元元年遷護軍將軍
尋加侍中陳顯達反加慧景平南將軍都督衆
軍事屯中堂時輔國將軍徐世檦專執朝政慧
景備員而已帝既誅戮將相舊臣皆盡慧景自

以年宿位重轉不自安明年裴叔業以壽春降虜改授慧景平西將軍假節侍中護軍如故率軍水路征壽陽軍頓白下將發帝長圍屏除出琅邪城送之帝戎服坐城樓上召慧景軍騎進園內無一人自隨者裁交數言拜辭而去慧景既得出甚喜子覺為直閤將軍慧景密與期四月慧景至廣陵覺便出奔慧景過廣陵數十里召會諸軍主曰吾荷三帝厚恩當顧託之重幼主昏狂朝廷壞亂危而不扶責在今日欲與諸君共建大功以安宗社何如衆皆響應於是回軍還廣陵司馬崔恭祖守廣陵城開門納之帝聞變以征虜將軍右衛將軍左興盛假節督京邑水陸衆軍慧景停二日便收衆濟江集京口江夏王寶玄又為內應合二鎮兵力奉寶玄向京師臺遣驍騎將軍張佛護直閤將軍徐元稱屯騎校尉姚景珍西中郎參軍徐景智游擊主董伯珍騎官相靈福等據竹里為數城寶玄遣信謂佛護曰身自還朝君何意苦相斷過佛護

苔曰小人荷國重恩使於此創立小戍殿下還朝但自直過豈敢干斷遂射慧景軍因合戰慧景子覺及崔恭祖領前鋒皆傖楚善戰又輕行不爨食以數舫緣江載酒肉為軍糧每見臺軍城中煙火起輒盡力攻擊臺軍不復得食以此饑困元稱等議欲降佛護不許十二日恭祖等復攻之城陷佛護單馬走追得斬首徐元稱降餘軍主皆死慧景至臨沂令李玉之發橋斷路慧景收殺之臺遣中領軍王瑩都督衆軍據湖頭築壘上帶蔣山西巖實甲數萬慧景至查硎竹塘人萬副兒善射獵能捕虜授慧景曰今平路皆為臺軍所斷不可議進唯宜從蔣山龍尾上出其不意耳慧景從之分遣千餘人魚貫緣山自西巖夜下鼓叫臨城中臺軍驚恐即時奔散帝又遣右衛將軍左興盛率臺內三萬人拒慧景於北離門望風退走慧景引軍入樂遊恭祖率輕騎十餘匹突進北掖門乃復出宮門皆閉慧景引衆圍之於是東府頭石白下新亭諸

城皆潰左興盛走不得入宮逃淮渚荻舫中慧
景擒殺之宮中遣兵出溢不尅慧景燒蘭臺府
署爲戰場守衛尉蕭暢屯南掖門處分城內隨
方應擊衆心以此稍安慧景稱宣德太后令廢
帝爲吳王時巴陵王昭胄先逃民間出投慧景
慧景意更向之故猶豫未知所立竹里之捷子
覺與恭祖爭勳慧景不能決恭祖勸慧景射火
箭燒北掖樓慧景以大事垂定後若更造費端
功力不從其計性好談義兼解佛理頓法輪士

對客高談恭祖深懷怨恚望先是衛尉蕭懿爲征
虜將軍豫州刺史自歷陽步道征壽陽帝遣密
使告之懿率軍主胡松李居士等數千人自採
石濟岸頓越城舉火臺城中鼓叫稱慶恭祖先
勸慧景遣二千人斷西岸軍令不得渡慧景以
城旦夕降外救自然應散至是恭祖請擊義師
大不許乃遣子覺將精手數千人渡南岸義師
昧旦追戰數合士皆致死覺大敗走淮死者二
千餘人覺單馬退開桁阻淮其夜崔恭祖與驍

將劉運詣城降慧景衆情離壞乃將腹心數人
潛去欲北渡江城北諸軍不知猶爲拒戰城内
出盪殺數百人義軍渡北岸慧景餘衆皆奔慧
景閉城凡十二日軍旅散在京師不爲營壘及
走衆於道稍散單馬至蘇浦爲漁父所斬以頭
内鮓魚籃檻送至京師時年六十三追贈張佛
護爲司州刺史左興盛豫州刺史竝征虜將軍
徐景智相靈[illegible]騎校尉董伯珍員外郎李雯
給事中其餘[illegible]恭祖者慧景宗人驍果便馬

猶氣力絕人頻經軍陣討王敬則與左興盛軍
客表文曠爭敬則首訴明帝曰恭祖禿馬絳衫
手刺倒賊故文曠得斬其首以死易勳而見杜
奪若失此勳要當刺殺左興盛帝以其勇使謂
興盛曰何容令恭祖與文曠爭功遂封二百戶
慧景平後恭祖繫尚方少時殺之覺亡命爲道
人見執伏法臨刑與妹書曰捨逆旅歸其家以
爲大樂況得從先君遊太清乎古人有力扛鼎
而有立錐之歎以此言死亦復何傷平生素

心士大夫皆知之矣既不得附驥尾安得施名於後世慕古竹帛之事今皆亡矣慧景妻安亦頗知佛義覺弟偃為始安內史藏竄得免和帝西臺立以為寧朔將軍中興元年詣公車門上書曰臣竊惟太祖高宗之孝子忠臣而昏主之賊臣亂子者江夏王與陛下先臣與鎮軍是也臣聞堯舜之心常以天下為憂而不以位為樂被子然之舜龍畎之人猶尚若此況祖業之重蒙國之切江夏既行之於前陛下又蹈之於後雖成敗異術而所由同方也陛下初登至尊天合符天下纖介之屈尚望陛下申之絲髮之冤況先帝之子陛下之兄所行宽尚望陛下理之況乎友愛之道即陛下所由哉如此尚弗恤其餘何幾哉陛下德侔造化仁育羣生雖在昆蟲草木有不得其所者覽而傷焉而況乎友愛天至孔懷之深夫豈不懷將以事割此實左右不明未之或詳惟陛下公聽並觀以詢之衆莫君臣有以臣言為不可乞使臣廷辯之則天人之意塞四海

之疑釋必若不然僥小民之無識冒使其曉然知此相聚而逃陛下以責江夏之寃朝廷將何以應之哉若天聽沛然回光發惻愴之詔而使東牟朱虛東褒儀父之節則何戈之士誰不盡死愚贛之言萬一上合事乞留中事寢不報偃又上疏曰近冒陳江夏之寃定承聖詔已有褒贈此臣狂踈之罪也然臣所以諮問者不得其實罪在萬沒無所復云但愚心所恨非敢以父子之親骨肉之間而僥幸曲陛下之法傷至公之義誠不曉聖朝所以然之意何則狂主雖狂而實是天子江夏雖賢實是人臣先臣奉人臣逆人君以為不可申明詔得矣然未審陛下亦是人臣不而鎮軍亦復奉人臣逆人君今之嚴兵勁卒方指於象魏者其故何哉臣所不死苟存視息非有他故所以待皇運之開泰申寃魂之枉屈今皇運既已開泰矣而死於社稷盡忠反以為賊臣何用此生陛下世矣臣聞王臣之節竭智盡公以奉其上居股肱之任者申理寃

滯薦達羣賢凡此衆臣夙興夜寐忘不嘗須臾
之閒而不在公故萬物無不得其理而頌聲作
焉臣謹案鎮軍將軍臣穎胄宗室之親股肱之
重身有伊霍之功荷陛下稷旦之任中領軍臣
諱受帷幄之寄副宰相之尊皆所以棟梁朝
廷社稷之臣天下所當遑遑匪懈盡忠竭誠
欲使萬物得理而頌聲大興者豈復宜踰此哉
而同知先臣殷肱江夏匡濟王室天命未遂王
業眞亡而不爲陛下瞥然一言知而不言是不

忠之臣不知而言乃不智之臣此而不知將何所
知如以江夏心異先臣受制臣力則江夏同致
死豈聽可爲政過刑見殘無道然江夏之異以
何爲明乎呂二人誰以爲戮手御麾幡言轉任
公同心共志心若膠漆而以爲異臣竊惑焉如
以先臣遣使江夏斬之則征東之驛何爲見殺
陛下斬征東之使寔詐山陽江夏遠先臣之請
實謀乎矜天命有歸故事業不遂耳夫唯聖人
乃知天命守忠之臣唯知盡死安顧成敗詔稱

江夏遭時屯故跡屈行令內恕採情無玷純節
令之旨又何以處鎮軍哉臣所言畢矣乞就
湯鑊然臣雖萬沒猶顧陛下必申先臣何則惻
愴而申之則天下伏不惻愴而申之天下之人
北面而事陛下者徒以力屈耳先臣之忠有識
所知南史之筆千載可期亦何待陛下屈申而
爲褒貶然小臣惓惓之愚爲陛下計耳臣之所
言非孝於父實忠於君唯陛下孰察少留心焉
臣頻觸宸嚴而不彰露所以每上封事者非自
爲懿地猶以春秋之義有隱諱之意也臣雖淺
薄然今日之事斬足斷頭殘身滅形何所不能
爲陛下耳臣聞生人之死肉人之骨有識之士
未爲多感公聽並觀申人之冤秉德任公理人
之屈則普天之人爭爲之死何則理之所不可
以已也陛下若引臣冤免臣兄之罪收往失發
惻愴之詔懷可報之意則笑之大聖貴可咲堯跖
之客實哥刺由又何況由之大堯之客臣非羞
生實爲陛下重此名於天下已成之基可惜之

寶莫復是加寖明寖昌不可不慎惟陛下熟察詳擇其長者陛下猶以為
疑鎮軍未之允決今下征東其詳否無以尚
隅之悲而傷陛下滿堂之樂荷則陛下氏昏主之
弟江夏亦氏昏主之弟鎮軍受遺託之恩先臣亦
荷顧命之重情節無異所為比目同殊者唯以成
敗仰資聖朝耳臣不勝愚忠請使羣臣廷辯者
臣乞專令一人精賜本語僥幸萬一天聽昭然
則軻沈七族離燔妻子人以為難臣豈不易詔

報曰具卿冤切之懷卿門首義而旌德未彰亦
追以慨然今當顯加贈謚優尋下獄死

張欣泰字義亨陵人也父興世宋左衛將軍
欣泰少有志節不以武業自居好隸書讀子史
年十餘詣吏部尚書褚淵淵問之曰張郎弓馬
多少欣泰答曰性怯畏馬無力牽弓淵甚異之
辟州主簿歷諸王府佐元徽中興世在家擁雍
州還資見錢三千萬著梧王自領人劫之一夜
垂盡興世憂懼感病卒欣泰兄欣華時任安成

郡欣泰悉封餘財以待之建元初歷官寧朔將
軍累除尚書都官郎世祖與欣泰早經款遇及
即位以為直閤將軍領禁旅除豫章王太尉參
軍出為安遠護軍武陵內史還復為直閤步兵
校尉領羽林監欣泰通涉雅俗交結多是名素
下直輒遊園池著鹿皮冠衲衣錫杖挾素琴有
以啓世祖者世祖曰將家兒何敢作此舉止後
從車駕出新林敕欣泰甲仗廉察欣泰停仗於
松樹下飲酒賦詩制局監呂文度過見啓世祖

世祖大怒遣出外數日意稍釋召還謂之曰卿
不樂為武職驅使當處卿以清貫除正員郎永
明八年出為鎮軍中兵參軍南平內史巴東王
子響殺僚佐上遣中庶子胡諧之西討使欣泰
為副欣泰謂諧之曰今太歲在西南逆歲行軍
兵家深忌不可見戰戰必見危今段此行勝既
無名負誠可恥彼凶狡相聚所以為其用者或
利賞逼威無由自潰若且頓軍夏口宣示禍福
可不戰而禽也諧之不從進屯江津尹略等見

殺事平欣泰徙為隨王子隆鎮西中兵改領河
東內史子隆深相愛納數與談宴州府職局多
使閣領意遇與謝朓相次典籤密以啓聞世祖
怒召還都屏居家巷置宅南岡下面接松山欣
泰負弩射雉恣情閑放衆伎雜藝頗多閑解明
帝即位為領軍長史遷諮議參軍上書陳便宜
二十條其一條言宜毀廢塔寺帝並優詔報答
建武二年虜圍鍾離城欣泰為軍主隨崔慧景
救援欣泰移虜廣陵侯曰聞攻鍾離是子之深
策可無謬戰兵法云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
豈不聞之乎我國家丹舸百艦覆江橫海攻邊
寨甲于今不至欲以邊城疲魏主乎我且千里
運糧行留俱弊一時霖雨川谷滿溢欲往靡
渡海百萬齊進子復奚以御之乃令魏主以萬
乘之重攻此小城是何謂乎城而不拔誰之恥
邪假令能拔子守之我將運舟千里舳艫相屬
西過壽陽東接滄海仗不再請糧不更取士卒
偃卧起而接戰乃魚鱉不通飛鳥斷絕偏師淮

左其不能守取可知矣如其不拔吾將假法于
魏之有司以請子之過若堅兵衆攻不卒下
驅士填隍拔而不能守則虜朝名士其當別有
深致乎吾所未能量耳魏之大武佛狸傾一國
之衆攻十雉之城死亡太半僅以身返既智屈
於金墉亦雖拔而不守皆筭失所爲至今爲笑
前鑒未遠已恐之乎和門邑邑戲載往意虜既
爲徐州軍所挫更欲於邵陽洲築城慧景慮爲
大患欣泰曰虜所以築城者外示姿太實懼我
蹤其後耳今若說之以彼此各願罷兵則其意
自息慧景從之遣欣泰至虜城下具述此意及
虜引退而洲上餘兵萬人求輸五百匹馬假道
慧景欲斷路攻之欣泰說慧景曰歸師勿遏古
人畏之死地之兵不可輕也勝之既不足爲武
敗則徒喪前功不如許之慧景乃聽虜過時領
軍崔慧景之亦援鍾離還啓明帝曰邵陽洲有死
賊萬人慧景欣泰放而不取帝以此皆不加賞
四年出爲永陽太守永元初還都崔慧景圍城

欣泰入城内領軍守備事寧除輔國將軍廬陵
王安東司馬義師起以欣泰爲持節督雍梁南
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軍事雍州
刺史將軍如故時少帝昏亂人情咸伺事隙欣
泰與弟前始安内史欣時密謀結太子右率胡
松前南譙太守王靈秀直閤將軍鴻選合德主
帥荀勗直後劉靈運等十餘人並同契會帝遣
中書舍人馮元嗣監軍救郢茹法珍梅蟲兒及
太子右率李居士制局監楊明泰等十餘人相

送中興堂欣泰等使人懷刀於座斫元嗣頭墜
果栔中又斫明泰破其腹蟲兒傷刺數瘡手拍
皆墮居士踰牆得出茹法珍亦散走還臺靈秀
仍往石頭迎建安王寶夤率文武數百唱警蹕
至杜姥宅欣泰初聞事發馳馬入宮冀法珍
在外城内處分必盡見委表裏相應因行廢立
既而法珍得反處分閉門上仗不配欣泰兵潰
還宅餘内亦不敢發城外衆尋散少日事覺詔
收欣泰胡松等皆伏誅欣泰少時有人相其當

得三公而年裁三十後屋瓦墮傷額又問相者
云無復公相年壽更增亦可得方伯耳死者年
四十六
史臣曰崔慧景宿將老臣憂危賫運回董御之
威舉晉陽之甲乘機用權內襲少主因樂亂之
民藉淮楚之剽驍將授首群帥委律鼓鼙讙於
官寢戈戟跱於城隍陵埤負戶士衰氣竭屢發
銅虎之兵未有釋位之援勢等易京魚爛待盡
征虜將軍投袂以先國急東馬旅師橫江競濟
風驅電掃制勝轉丸越城之戰旗獲蔽野津航
之捷獻俘象魏譬塵望烽宮墜重關殘帶定襄
曾未及此盛矣哉桓文異世也
賢曰叔業外叛淮肥失險慧景倒戈宮門晝掩
欣泰倉卒霜刃不染宇起時雹堅冰互漸
列傳第三十二

文學

丘靈鞠

檀超

卞彬

丘巨源

王智深

陸厥

臣蕭子顯撰

崔慰祖
王浚之
祖冲之
賈淵
丘靈鞠吳興烏程人也祖系祕書監靈鞠少好學善屬文與上計仕郡爲吏州辟從事詣領軍沈演之演之曰身昔爲州職詣領軍謝晦賓主坐處政如今日卿將來或復如此也舉秀才爲州主簿累遷員外郎宋孝武殷貴妃亡靈鞠獻挽歌詩三首云雲橫廣階闇霜深高殿寒帝摘句嗟賞除新安王北中郎參軍出爲剡烏程令不得志泰始初坐事東徙黨錮數年褚淵爲吳興謂人曰此郡才士唯有丘靈鞠及沈勃耳乃啓申之明帝使著大駕南討紀論父之除太尉參軍轉安北記室帶扶風太守不就爲尚書三公郎建康令轉通直郎兼中書郎昇明中遷正員郎領本郡中正兼中書郎如故時方禪讓太祖使靈鞠參掌詔策建元元年轉中書郎中正如

故敕知東宮手筆尋又掌知國史明年出爲鎮南長史尋陽相遷尚書左丞世祖即位轉通直常侍尋領東觀祭酒靈鞠曰久居官不願數遷使我終身爲祭酒不恨也永明二年領驍騎將軍靈鞠不樂武位謂人曰我應還東掘顧榮家江南地方數千里士子風流皆出此中顧榮忽引諸倉渡妨我輩塗輒死有餘罪改正員常侍靈鞠好飲酒臧否人物在沈淵座見王儉詩淵曰王令文章大進靈鞠曰何如我未進此言達儉儉

鞠宋世文名甚盛人齊頗減蓬髮弛縱無形儀不治家業王儉謂人曰丘公仕宦不進才亦退矣遷長沙王車騎長史太中大夫卒著江左文章録亭起大典訖元熙文集行於世

檀超字悅祖高平金鄉人也祖弘宋南琅邪太守超少好文學放誕任氣解楊州西曹嘗與別駕蕭惠開共事不爲之下謂惠開曰我與卿俱起一老姥何足相誇惠開之祖姑長沙王道憐妃超祖姑也舉秀才孝建初坐事徙梁

州板宣威府參軍孝武聞超有文章敕還直東
宮除驃騎參軍寧蠻主簿鎮北諮議超累佐蕃
職不得志轉尚書度支郎車騎功曹桂陽內史
入為殿中郎兼中書郎零陵內史征北驃騎記
室國子博士兼左丞超嗜酒好言詠舉止和靡
自比晉郗超為高平二超謂人曰猶覺我為優
也太祖賞愛之遷驍騎將軍常侍司徒右長史
建元二年初置史官以超與驃騎記室江淹掌
史職上表立條例開元紀號不取宋年封爵各

詳本傳無假年表立十志律曆禮樂天文五行
郊祀刑法藝文依班固朝會輿服依蔡邕司馬
彪州郡依徐爰百官依范曄合州郡班固五星
載天文日蝕載五行改日蝕入天文志以建元
為始帝女體自皇宗立傳以備甥舅之重又立
處士列女傳詔內外詳議左僕射王儉議金粟
之重八政所先食貨通則國富民實宜加編錄
以崇務本朝會志前史不書蔡邕稱先師胡廣
說漢舊儀此乃伯喈一家之意曲碎小儀无煩

錄宜立食化貨省朝會洪範九疇一曰五行五行之本先乎水火之精是爲日月五行之宗也今宜憲章前軌無所改革又立帝女傳亦非淺識所安若有高德異行自當載在列女若止於常美則仍舊不書詔曰月災緐天文餘如儉議超史功未就卒官江淹撰成之猶不備也時豫章熊襄著齊典上起十代其序云尚書堯典謂之虞書則附所述故通謂之齊名爲河洛金匱卞彬字士蔚濟陰宛句人也祖嗣之中領軍父

延之有剛氣爲上虞令彬才操不群文多指刺州辟西曹主簿奉朝請員外郎宋元徽末四貴輔政彬謂太祖曰外間有童謡云可憐可念尸著服孝子不在日代哭列管聲鳴死滅族尸著服褚字邊衣也孝除子以日代者謂褚淵也列管蕭也郗退太祖笑曰郗自作此齊臺初建郗又曰誰謂宋遠跋予望之太祖聞之不加罪也除右軍參軍家貧出爲南康郡丞郗頗飲酒擯棄形骸作蚤虱賦序曰余居貧布衣十年不制

一袍之縕有生所託資其寒暑無與易之爲人多病起居甚疎燈燭寢敗絮不能自釋蕪攝性懈惰嬾事皮膚澡刷不謹濊沐失時四體毳毛加以臭穢故蓆席蓬纓之間蚤虱猥流搔癢渭濩無時恕肉採揣擭撮日不替手虱有詼言朝生暮孫若吾之虱者無湯沐之慮絶相弔之憂宴聚乎久襟爛布之裳服無改換掐齧不能加脫略緩嬾復不勤於捕討孫孫息息三十五歲焉其略言皆實録也除南海王國郎中令尚書北部郎安吉令車騎記室郴性飲酒以瓠壺瓢勺杭皮爲肴著帛冠十二年不改易以大瓠爲火籠什物多諸詭異自稱卞田居婦爲傳蠶室或諫曰卿都不持操名器何由得升郴曰擲五木子十擲輒鞬豈復是擲子之拙吾好擲政極此耳永元中爲平越長史綏建太守卒官郴又目禽獸云羊性搖而狠猪性卑而率鵝性頑而傲狗性險而出皆指斥貴勢其蝦蟆賦云紆青拖紫名爲蛤魚世謂比令僕也又云科斗唯唯群浮

闇水維朝繼夕聿後如鬼比令史諮事也文章傳於閭巷永明中琅邪諸葛勗爲國子生作雲中賦賦祭酒以下皆有形似之目坐繫東治作東治徒賦世祖見赦之又有陳郡袁嘏自重其文謂人云我詩應須大材迮之不爾飛去逮武末爲諸暨令被王敬則所殺

丘臣源蘭陵蘭陵人也宋初土斷屬丹陽後屬蘭陵臣源少舉丹陽郡孝廉爲宋孝武所知大明五年敕助徐爰撰國史帝崩江夏王義恭取

掌書記明帝即位使參詔誥引在左右自南臺御史爲王景文鎮軍參軍寧喪還家元徽初桂陽王休範在尋陽以巨源有筆翰遣船迎之餉以錢物巨源因太祖自啓敕板起巨源使留京都桂陽事起使於中書省撰符檄事平除奉朝請巨源望有封賞既而不獲乃與尚書令袁粲書曰民信理推心闇於量事庶謂卅誠感達賞報冕期豈虞寂寥忽焉三稔議者必云筆記賤伎非殺活所待開勸小說非否判所寄然則先

聲後實軍國舊章七德九功將名當世仰觀
天緯則右將而左相俯察人序則西武而東文
固非眷祝之倫伍巫匠之流匹矣士甚奇兵變
起呼吸雖凶渠即勦而人情更迷茅恬開城千
齡出叛當此之時心膂胡越奉迎新亭者士庶
填路投名朱雀者愚智空閨人惑而民不惑人
畏而民不畏其一可論也臨機新亭獨能抽刃
斬賊者唯有張敬兒而中書省獨能奮筆弗顧
者唯有丘巨源文武相方誠有優劣就其死亡
以決成敗當崩天之敵抗不測之禍請問海內
此膽何如其二可論也又爾時顛沛普喚文士
黃門中書靡不畢集摘翰振藻非爲乏人朝廷
洪筆何故假手凡賤若以此賊彊盛勝負難測
羣賢怯不涉豪者則民宜以勇獲賞若云羽檄
之難必須筆傑羣賢推能見委者則民宜以才
賜外其三可論也竊見桂陽賊賞不赦之條凡
二十五人而李恒鍾爽同在此例戰敗後出罪
蚩釋然而吳邁遠族誅之罰則操筆大禍而操

戈无害論以賞科則武人超越而文人埋沒其
四可論也且邁遠置辭無乃侵慢民作符檄肆
言詈辱放筆出手即就齏粉若使桂陽得志民
若不輾裂軍門則應署斬都市嬰孩脯膾伊
可熟念其五可論也往年戎旅萬有餘甲十分
之中九分冗隸可謂衆矣攀龍附驎翻焉雲翔
至若民狂夫可謂寡矣徒開敕旨空然泥沈詎
其荷戢塵末皆是白起操牘事始必非曾連邪
民慎國算迅足馳烽柘之機帝擇逸翰起尉羅

之會既能陵敵不殿爭先無負宜其微賜存在
少沾飲齕遂乃棄之溝間如蜉如蟻擲之言外
如土如灰絓隸帖戰無拳無勇並隨資峻級矣
凡豫臺内不文不武已坐拱清階矣撫骸如此
瞻例如彼既非草木何能弭聲巨源音不被申
歷佐諸王府轉羽林監建元元年爲尚書主客
郎領軍司馬越騎校尉除武昌太守拜音不樂
江外行世祖問之巨源曰古人云寧飲建業水
不食武昌魚臣年已老寧死於建業以爲餘杭

令沈攸之事太祖使巨源爲尚書符荆州巨源
以此又望賞異自此意常不滿高宗爲吳興臣
源作秋胡詩有譏刺語以事見殺
王智深字雲才琅邪臨沂人也少從陳郡謝超
宗學屬文好飲酒拙澀乏風儀宋建平王景素
爲南徐州作觀法篇智深和之見賞辟爲西曹
書佐貧無衣未到職而景素敗後解褐爲州祭
酒太祖爲鎮軍時兵巨源薦之於太祖板爲府
行參軍除豫章王國常侍遷大學博士豫章王

大司馬參軍兼記室世祖使太子家令沈約撰
宋書擬立表褒傳以審世祖世祖曰表褒自是
宋家忠臣約又多載孝明帝諸鄙瀆事上遣左
右謂約曰孝武事過不容頗爾我昔經事宋明
帝卿可思諱惡之義於是多所省除又敕智深
撰宋紀召見芙蓉堂賜衣服給宅智深告貧於
豫章王王曰須卿書成當相論以禄書成三十
卷世祖後召見智深於璿明殿令拜表奏上表
未奏而世祖崩隆昌元年敕索其書智深遷爲

竟陵王司徒參軍坐事免江夏王鋒衡陽王鈞
並善待之初知深爲司徒表粲所接及撰宋紀
意常依依粲幼孤祖母名其爲愍孫後慕荀粲
自改名貫稽賀蕃識之智深於是著論家貧無
人事嘗餓五日不得食掘苴根食之司空王僧
虔及子志分其衣食卒於家先是陳郡袁炳字
叔明有文學亦爲袁粲所知著晉書未成卒領
川庾銑善屬文見嘗員豫章王引至大司馬記室
參軍卒

陸厥字韓卿吳郡吳人揚州別駕閒子也厥少
有風槩好屬文五言詩體甚新變永明九年詔
百官舉士同郡司徒左西掾顧暠之表薦爲州
舉秀才王晏少傅主簿遷後軍行參軍永明末
盛爲文章吳興沈約陳郡謝朓琅邪王融以氣
類相推轂汝南周顒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
商以平上去入爲四聲以此制韻不可增減世呼
爲永明體沈約宋書謝靈運傳後又論宮商厥
與約書曰范詹事自序性別宮商識清濁特能

適輕重濟艱難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斯處縱有
會此者未必從根本中來沈尚書亦云自靈均
以來此祕未覩或闇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
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彌遠大旨鈞使宮
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
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辭既美
矣理又善焉但觀歷代衆賢似不都闇此處而
云此祕未覩近於誣乎案范云不從根本中來尚
書云匪由思至斯可謂揣情謬於玄黃摘句差

其音律也范又云時有會此者尚書云或闇與
理合則美詠清謳有辭章調韻者雖有差謬亦
有會合推此以往可得而言矣思有合離前哲
同所不免文有開塞即事不得無之子建所以
好人譏彈士衡所以遺恨終篇既曰遺恨非盡
美之作理可詆訶君子執其詆訶便謂合理爲
闇豈如指其合理而寄詆訶爲遺恨邪自魏文
屬論深以清濁爲言劉楨奏書大明體勢之致
咀嚼妄怙之談操末續顛之說與玄黃於律吕

比五色之相宣苟此秘未覩茲論爲何所指邪
故愚謂前英已早識宮徵但未屈曲指的若今
論所申至於掩瑕藏疾合少諺多則臨淄所云
人之著述不能無病者也非知之而不改謂不
改則不知斯曹陸又稱燭情多悔不可力彊者
今許以有病有悔爲言則必自知無悔無病之
地引其不了不合爲闇何獨誣其一合一了之
明乎意者亦賀文時異古今好殊將急在情物
而緩於章句情物文之所急美惡猶且相半章

句意之所緩故合少而諺多義兼於斯必非不
知明矣長門上林殆非一家之賦洛神池鴈便
成二體之作孟堅精正詠史無虧於東主平子
恢富羽獵不累於憑虛王粲初征他文未能稱
是楊脩敏捷暑賦彌日不獻率意實易尤則事促
乎一日發翳愈伏而理賒於七步一人之思遲
速天懸一家之文工拙壤隔何獨宮商律呂必
責其如一邪論者乃可以呆窮其致不得言曾
無先覺也約吝宮商之聲有五文字之別累

萬以累萬之繁配五聲之約高不低昂非思力所舉又非止若斯而已也十字之文顛倒相配字不過十巧歷已不能盡何況復過於此者乎靈均以來未經用之於懷抱固無從得其髣髴矣若斯之妙而聖人不尚邪此蓋曲折聲韻之巧無當於訓義非聖哲立言之所急也是以子雲壁言之雕蟲篆刻云壯夫不為自古辭人豈不知宮羽之殊商徵之別雖知五音之異而其中參差變動所昧實多故鄙意所謂志秘未

覩者也以此而推則知前世文士便未悟此處若以文章之音韻同弦管之聲曲則美惡妍蚩不得頓相乖反譬由子野操曲安得忽有闡緩失調之聲以洛神此賦思他賦有似異手之作故知天機啓則律呂自調六情滯則音律頓舛也士衡雖云炳若縟錦寧有灌色江波其中復有一片是衛文之服此則陸生之言即復不盡者矣韻與不韻復有精麤輪扁不能言老夫亦不盡辨此永元元年始安王遥光反厥父閑被

誅厥坐繫尚方尋有赦令厥恨父不及感慟而
卒年二十八文集行於世會稽虞炎永明中以
文學與沈約俱爲文惠太子所還意眄殊常官
至驃騎將軍

崔慰祖字悅宗清河東武城人也父慶緒永明
中爲梁州刺史慰祖解褐奉朝請父喪不食鹽
母曰汝既無兄弟又未有子脩毀不滅性政當
不進肴耳如何絕鹽吾今亦不食矣慰祖不
得已從之父梁州之資家財千萬散與宗族隣

器題爲曰字曰字之器流乎遠近料得父時假
貫文疏謂族子紘曰彼有自當見還彼無吾何
言哉悉火焚之好學聚書至萬卷隣里年少好
事者來從假借曰數十奏慰祖親自取與未嘗
爲辭爲始安王撫軍墨曹行參軍轉刑獄兼記
室遥光好基數召慰祖對戲慰祖輒辭拙非朔
望不見也建武中詔舉士從兄慧景舉慰祖及
平原劉孝摽竝碩學帝欲試以百里慰祖辭不
就國子祭酒沈約吏部郎謝朓嘗於吏部省中

賓友俱集各問慰祖地理中所不悉十餘事慰祖口吃無華辭而酬據精悉一座稱服之胐歎曰假使班馬復生無以過此慰祖賣宅四十五萬買者云寧有減不荅曰誠敷韓伯休何容二價買者又曰君但責四十六萬一萬見與慰祖曰是即同君欺人豈是我心乎少與侍中江祀款及祀貴常來候之而慰祖不往也與丹陽劉淵素善遥光據東府反慰祖在城內城未潰一日淵謂之曰卿有老母宜其出矣命門者出

之慰祖詣闕自首數淵罪狀淵方病卒慰祖著海岱志起太公迄西晉人物為四十卷半未成臨卒與從弟緯書云常欲更注遷固二史採史漢所注二百餘事在廚簏可檢寫之以存大意海岱志良未周悉可寫數本付護軍諸從事人一通及友人任昉徐甯劉洋裴揆又令以棺親土不須塟勿設靈座時年三十五

王逡之字宣約琅邪臨沂人也父祖皆為郡守逡之少禮學博聞起家江夏王國常侍大司馬

行參軍章安令累至始安內史不之官除山陽
王驃騎參軍兼治書御史安成國郎中吳令昇
明末右僕射王儉重儒術逡之以著作郎兼尚
書左丞參定齊國儀禮初儉撰古今喪服集記
逡之難儉十一條更撰世行五卷轉國子博士
國學久廢建元二年逡之先上表立學又兼著
作撰永明起居注轉通直常侍驍騎將軍領博
士著作如故出爲寧朔將軍南康相太中光祿
大夫加侍中逡之率素衣裘不澣机案塵黑年

老手不釋卷建武二年卒從弟珪之有文學撰
齊職儀永明九年其子中軍參軍顯表啓曰臣
亡父故長水校尉珪之素爲基侯儒習性以
宋元徽二年被敕使撰集古設官歷代分職凡
在墳策必盡詳究是以等級掌司咸加編錄黜
陟遷補該研記述竟服之差貴冠佩之飾屬位
啓運軌度惟新故太宰臣淵泰宣救旨使速洗
正刊定未畢臣私門凶禍不捨庸微謹冒啓上
凡五十卷謂之齊職儀仰希永外天閣長銘祕

府詔付秘閣

祖冲之字文遠范陽薊人也祖昌宋大匠卿父朔之奉朝請冲之少稽古有機思宋孝武使直華林學省賜宅宇車服解褐南徐州迎從事公府參軍宋元嘉中用何承天所制歷比古十一家爲密冲之以爲尚疎乃更造新法上表曰臣博訪前增遠稽堯五帝躔次三王交分春秋朔氣紀注薄蝕談遷載述虞固列志魏世注歷晉代起居探異今古觀要華戎書契以降二千餘稔日月離會之徵星度疎密之驗專功躭思感可得而言也加以親量圭尺躬察儀漏目盡毫釐慙心窮筭詩發考課推移又曲備其詳昊然而古曆疎舛類不精密暴民紛紜莫審其會尋何承天所上意存改革而置法簡略今已乖遠以臣校之三覩厥謬日月所在差覺三度二至晷景幾失一日五星見伏至差四旬留逆進退或移兩宿分至失實則節閏非正宿度違天則侚察無准臣生屬聖辰詢謀在運敢率愚瞽

更創新曆謹立改易之意有三設法之情有三
改易者一以舊法一章十九歲有七閏閏數爲
多經二百年輒差一日節閏既移則應改法曆
紀屢遷宜由此條今改章法三百九十一年有
一百四十四閏今却合周漢則將來永用無復
差動其二以堯典云日短星昴以正仲冬以此
推之唐世冬至日在今宿之左五十許度伐之
初即秦曆冬至日在牽牛六度漢武改立太初
曆冬至日在牛初後漢四分法冬至日在斗二

十二晉世姜岌以月蝕檢日知冬至在斗十七今
參以中星課以蝕驗冬至之日在斗十一通而
計之未盈百載所差二度舊法並令冬至日有
定處天數既差則七曜宿度漸與舛訛乖謬既著
輒應改易僅合一時莫能通遠遷革不已又由
此條今冬至所在歲歲微差却檢漢注並皆
審密將來久用無煩屢改又設法者其一以子
爲辰首位在正北冬應初九升氣之端虛爲北方
列宿之中元氣肇啓宜在此次前儒虞喜備

論其義今曆上元日度發自虛一其二以日辰之號甲子爲先曆法設元應在此歲而黃帝以來世代所用凡十一曆上元之歲莫值此名今曆上元歲在甲子並共三以上元之歲曆中衆條並應以此爲始而景初曆交會遲疾元首有差又承天法日月五星各自有元交會遲疾亦並置差裁得朔氣合朓朏條序紛錯不及古意今設法日月五緯交會遲疾悉以上元歲首爲始羣流共源

若夫測以定形據以實効懸象著明尺表之驗可推動氣幽微寸管之候不忒今且所立易以取信但綜覈始終大存緩密革新變舊有繁用約之條理不自懼用繁之意顧非謬然何者夫紀閏參差數各有分分之爲體非不細密臣是用深惜毫釐以全求妙之准不辭積累以成永定之製非爲思而莫知悟而弗改也若所上萬一可採伏願頒宣羣司賜垂詳究事奏孝武令朝士善曆者難之不能屈會帝崩不施出爲婁縣令詔者僕射初

宋武平關中得姚興指南車有外形而無機巧每行使人於內轉之昇明中太祖輔政使沖之追修古法沖之改造銅機圓轉不窮而司方如一馬均以來未有此巧時有北人索馭騵者亦云能造指南車太祖使與沖之各造使於樂遊苑對共校試而頗有差僻乃毀焚之永明中竟陵王子良好古沖之造歌器獻之文惠太子東宮見沖之曆法啓世祖施行文惠尋薨事又寢轉長水校尉領本職沖之造安邊論欲開屯田廣農殖建武中明帝使沖之巡行四方興造大業可以利百姓者會運有事事竟不行沖之解鍾律博塞當時獨絕莫能對者以諸葛亮有木牛流馬乃造一器不因風水施機自運不勞人力又造千里船於新亭江試之日行百餘里於樂遊苑造水碓磨世祖親自臨視又特善算永元二年沖之卒年七十二著易老莊義釋論語孝經注九章造綴述數十篇

賈淵字希鏡平陽襄陵人也祖弼之晉員外郎

父匪之驃騎參軍世傳譜學孝武世青州人發
古冢銘云青州世子東海女郎帝問學士鮑照
徐爰蘇寶生並不能悉淵對曰此是司馬越女
嫁苟晞兒檢訪果然由是見遇敕淵注郭子太
始初辟丹陽郡主簿奉朝請太學博士安成王
撫軍行參軍武陵王國郎中令補餘姚令
學取爲驃騎參軍武陵王國郎中令補餘姚令
未行仍爲義興郡丞永明初轉尚書外兵郎歷
大司馬司徒府參軍竟陵王子良使淵撰見客

譜出爲句容令先是譜學未有名家淵祖弼之
廣集百氏譜記專心治業晉太元中朝廷給弼
之令史書吏撰定繕寫藏祕閣乃遷左民曹淵
父及淵三世傳學凡十八州士族譜合百泰七
百餘卷該究精采當世莫比永明中衛軍王儉
抄次百家譜與淵參懷撰定建武初淵遷長水
校尉荒傖人王泰實龍粮邪譜尚書令王晏
以啓高宗淵坐被彈法子捷長謝罪稽顙
流血朝廷哀之免淵罪數年始安王遥光板撫

軍諮議不就仍為北中郎參軍中興元年卒年
六十二撰氏族要狀及人名書並行於世
史臣曰文章者蓋情性之風標神明之律呂也
蘊思含毫遊心內運故言落紙氣韻天成莫不
稟以生靈遷乎愛嗜機見殊門賞悟紛雜若子
桓之品藻人才仲治之區判文體陸機辨於文
賦李充論於翰林張騭摘句褒賢顏延圖寫情
興各任懷抱共為權衡屬文之道事出神思感
召無象變化不窮俱五聲之音響而出言異句

等萬物之情狀而下筆殊形吟詠規範本之雅
什流分條散各以言區若陳思代馬羣章主繁
飛鸞諸制裁四言之美前超後絕少卿離辭五言
才骨難與爭鶩桂林湘水平子之華篇飛館玉
池魏文之麗筭七言之作非此誰先卿雲巨麗
升堂冠冕張左恢廓登高不繼賦貴披陳禾或
加矣顯宗之述傳毅簡文之摛彥伯分言制句
多得頌體裴頠內侍元規鳳池子章以來章表
之選孫綽之碑嗣伯階皆之後謝莊之誄起安仁

之塵顏延楊瓚自比馬督以多稱貴歸莊爲允
王褒僮約束哲發蒙滑稽之流亦可商瑋五言
之製獨秀衆品習玩爲理事久則瀆在乎文章
彌患凡舊若無新變不能代雄建安一體典論
短長互出潘陸齊名機岳之文永異江左風味
盛道家之言郭璞舉其靈變許詢極其名理仲
文玄氣猶不盡除謝混情新得名未盛顏謝竝起
乃各擅奇休鮑後出咸亦標世朱藍共妍不相
祖述今之文章作者雖衆揔而爲論略有三體

一則啓閉繹託辭華曠雖存巧綺終致迂回
宜登公宴本凡准的而踈慢闡緩膏肓之病典
正可採酷不入情此體之源出靈運而成也次
則緝事比類非對不發博物可嘉職成拘制或
全借古語用申今情嶇嶇牽引直爲偶說唯覩
事例頓失清采此則傅咸五經應璩指事雖不
全似可以類從次則發唱驚挺操調險急雕藻
淫豔傾炫心魂亦猶五色之有紅紫八音之有
鄭衛斯鮑照之遺烈也三體之外請試言談若

夫委自天機參之史傳應思惟萊勿先搆聚言
尚易了文憎過意吐石含金滋潤婉切辭以風
諷輕脣利吻不雅不俗濁中曾懷輪扁斲輪言
之未盡文人談士罕或兼工非唯識有余周旋
賞相妨談家所習理勝其辭就此求文終然殺青
焉貝曰學亞生知多識前仁文成筆下芬藻麗春

南齊書五十二

良政
傅琰
虞愿
劉懷慰
裴昭明
沈憲
李珪之

南齊書五十三

臣蕭子顯撰

孔琇之

太祖承宋氏奢縱風移百城輔立幼主思振民瘼爲政未暮擢山陰令傳琰爲益州刺史乃指華反樸恭已南面導民以躬意存勿擾以山陰大邑獄訟繁滋建元三年別置獄丞與建康爲比永明繼運垂心治術杖威苦斷猶多漏網長史犯法封刃行誅郡縣居職以三周爲小滿水旱之災輒加賑卹明帝自在布衣曉達吏事君臨億兆專務刀筆未嘗枉法守恩守宰以之肅

震永明之世十許年中百姓無雞鳴犬吠之警都邑之盛士女富逸歌聲舞節袨服華粧桃花綠水之間秋月春風之下蓋以百數及建武之興虜難交急征役連歲不遑啓居軍國糜耗從此衰矣齊世善政著名表績無幾焉位次遷外非直止乎城邑今取其清察有迹者餘則隨以附焉

傳琰字孝珪北地靈州人也祖邵員外郎父僧祐安東録事參軍琰美姿儀解褐寧蠻參軍本

州主簿寧蠻功曹宋永光元年補諸暨武康令
廣威將軍除尚書左民郎又為武康令將軍如
故除吳興郡丞泰始六年遷山陰令山陰東土
大縣難為長官僧祐在縣有稱琰尤明察又著
名其年爵新亭侯元徽初遷尚書右丞遭母喪
居南岸隣家失火延燒琰屋琰抱柩不動隣人
競來赴救乃得俱全琰股髀之間已被煙焰服
闋除邵陵王左軍諮議江夏王録事參軍太祖
輔政以山陰獄訟煩積復以琰為山陰令賣針

賣糖老姥爭團絲來詣琰琰不辨覈縛團絲於
柱鞭之密視有鐵屑乃罰賣糖者二野父爭鷄
琰各問何以食一人云粟一人云豆乃破雞得
粟罪言豆者縣內稱神明無敢復為偷盜琰父
子並著奇績江左鮮有世云諸傳有治縣譜子
孫相傳不以示人昇明二年太祖擢為假節督
益寧二州軍事建威將軍益州刺史宋寧太守
建元元年進號寧朔將軍四年徵驍騎將軍黃
門郎永明二年遷建威將軍安陸王北中郎長

史改寧朔將軍明年徙廬陵王安西長史南郡
內史行荆州事五年卒琰喪西還有詔出臨臨
滙劉玄明亦有吏能爲山陰令大著名績琰子
勰問玄明曰我臨去當告鄉將別謂之曰作縣
唯日食一升飲而莫飲酒
虞願字士恭會稽餘姚人也祖賓給事中監利
侯父望之早卒賓中庭植樹冬熟子孫競來取
之願年數歲獨不取賓父家人皆異之元嘉末
爲國子生再遷湘東王國常侍轉潯陽王府墨
曹參軍明帝立以願儒吏學涉兼蕃國舊恩意
遇甚厚除太常丞尚書祠部郎通直散騎侍郎
領五郡中正祠部郎如故帝性猜忌體肥憎風
夏月常箸皮小衣拜左右二人爲司風令史風
起方面輒先啓聞星文災變不信太史不聽外
奏勑靈臺知星二人給願常直內省有異先啓
以相檢察帝以故宅起湘宮寺費極奢侈以孝
武葬厭刹七層帝欲起十層不可立分爲兩刹
各五層新安太守單向之罷郡還見帝曰卿至

湘宮寺未我起此寺是大功德願在側曰陛下
起此寺皆是百姓賣兒貼婦錢佛若有知當悲
哭哀愍罪高佛圖有何功德尚書令表榮在坐
爲之失色帝乃怒使人驅下殿願徐去無異容
以舊恩少日中已復召入帝好圍碁甚拙去格
七八道物議共欺爲第三品與第一品王抗圍
碁依品賭戲抗每饒借之曰皇帝飛碁臣抗不
能斷帝終不覺以爲信然好之命篤願又曰堯
以此教丹朱非人主所宜好也雖數忤旨而蒙
賞賜猶異餘人遷兼中書郎帝寢疾願常侍醫
藥帝素能食尤好逐夷以銀鉢盛蜜漬之一食
數鉢謂揚州刺史王景文曰此是奇味卿頗足
不景文曰臣夙好此物貧素致之甚難帝甚悅
食逐更積多胃腹痞脹氣將絶左右啓飲數升
酢酒乃消疾大困一食汁滓猶至三升水意積
久藥不復効大漸日正坐呼道人合掌便絶願
以侍疾久轉正員郎出爲晉平太守在郡不治
生産前政與民交關質録其兒婦願遣人於道

奪取將還在郡立學堂教授郡舊出騙蛇膽可爲藥有餉愿蛇者愿不忍殺放二十里外山中一夜蛇還床下復送四十里外山經宿復還故處愿更令遠乃不復歸論者以爲仁心所致也海邊有越王石常隱雲霧相傳云清廉太守乃得見愿往觀視清徹無隱蔽後琅邪王秀之爲郡與朝士書曰此郡承虞公之後善政猶存遺風易遵差得無事以母老解職除後軍將軍褚淵常詣愿不在見其眠床上積塵埃有書數袠淵歡曰虞晨之清一至於此令人掃地拂床而去還中書郎領東觀祭酒兄季爲上虞令卒愿從省步還家不待詔便歸東除驍騎將軍遷廷尉祭酒如故愿嘗事宋明帝齊初宋神主遷祔廟愿拜辭流涕建元元年卒年五十四愿著五經論問撰會稽記文翰數十篇

劉懷慰字彥泰平原平原人也祖奉伯元嘉中爲冠軍長史父乘民冀州刺史懷慰初爲桂陽王征北板行參軍乘民死於義嘉事難懷慰持

喪不食醯醬冬月不絮衣養孤弟妹事寡叔母皆有恩義復除邵陵王南中郎參軍廣德令尚書駕部郎懷慰宗從善明等太祖心腹懷慰亦豫焉沈攸之有舊令為書戒喻攸之太祖省之稱善除步兵校尉齊國建上欲置齊郡於京邑議者以江右土沃流民所歸乃治瓜步以懷慰為輔國將軍齊郡太守上謂懷慰曰齊邦是王業所基吾方以為顯任經理之事一以委卿又手勑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今賜卿王環刀一口懷慰至郡修治城郭安集居民墾廢田二百頃決沈湖灌溉不受禮謁民有餉其新米一斛者懷慰出所食麥飯示之曰旦食有餘幸不煩此因箸廉吏論以達其意太祖聞之手勑褒賞進督秦梁二部妻子在都賜米三百斛兗州刺史柳世隆與懷慰書曰膠東淵化賴川致美以今方古曾何足云在郡二年遷正員郎領青冀二州中正懷慰本名聞慰世祖即位以與舅氏名同勑改之出監東陽郡為吏民所安還兼安

陸王北中郎司馬永明九年卒年四十五明帝
即位謂僕射徐孝嗣曰劉懷慰若在朝廷不憂
無清吏也懷慰與濟陽江淹陳郡袁彖善亦著
文翰永明初獻皇德論云
裴昭明河東聞喜人宋太中大夫松之孫也父
駟南中郎參軍昭明少傳儒史之業泰始中為
大學博士有司奏太子婚納徵用玉璧虎皮未
詳何所准據昭明議禮納徵儷皮為庭實鹿皮
也晉太子納妃注以虎皮二太元中公主納徵

虎豹皮各一豈其謂婚禮不詳王公之差故取
虎豹文蔚以尊其事虎豹雖文而徵禮所不言
熊羆雖古而婚禮所不及珪璋雖美或為用各
異今宜准的經誥凡諸僻謬一皆詳正於是有
司參議加珪璋豹熊羆皮各二元徽中出為長
沙郡丞罷任刺史王縕謂之曰卿清貧必無還
資湘中人士有須一禮之命者我不愛也昭明
曰下官忝為邦佐不能光益上府豈以鴻都之
事仰累清風歷祠部通直郎永明三年使虜世

祖謂之曰以卿有將命之才使還當以一郡相賞還爲始安內史郡民龔玄宣云神人與其玉印玉杖書不須筆吹紙便成字自稱龔聖人以此惑衆前後郡守敬事之昭明付獄治罪及還甚貧鄰世祖曰裴昭明罷郡還遂無宅我不諳書不知古人中誰比遷射聲校尉九年復遣北使建武初爲王玄邈安北長史廣陵太守明帝以其在事無所啓奏代還責之昭明曰臣不欲競執閡楗故耳昭明歷郡皆有勤績常謂人曰人生何事須聚蓄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若不才我聚彼散若能自立則不如一經故終身不治産業中興二年卒從祖弟顗字彥齊少有異操泰始中於摠明觀聽講不讓劉秉席秉用爲參軍昇明末爲奉朝請齊臺建世子裴妃須外戚譜顗不與遂分籍太祖受禪上表誹謗掛冠去伏誅

沈憲字彥璋吳興武康人也祖說道巴西梓潼二郡太守父璞之北中郎行參軍憲初應州辟

爲主簿少有幹局歷臨首餘杭令巴陵王府佐
帶襄令除駕部郎宋明帝與憲基謂憲曰鄉廣
州刺史才也補烏程令甚著政績太守褚淵歎
之曰此人方貞可施除通直郎都水使者長於
吏事居官有績除正員郎補吳令尚書左丞昇
明二年西中郎將晃爲豫州太祖擢憲爲晃
長史南梁太守行州事遷豫章王諮議未拜坐
事免官復除安成王冠軍武陵王征虜參軍遷
少府卿少府管掌市易與民交關有吏能者皆

更此職遷王儉鎮軍長史武陵王曄爲會稽太
憲爲左軍司馬太祖以山陰戶衆難治欲分爲
兩縣世祖啓曰縣豈不可治但用不得其人耳
乃以憲帶山陰令政聲大著孔稚珪請假東歸
謂台沈令料事特有天才加寧朔將軍王敬
則爲會稽憲仍留爲鎮軍長史令如故遷爲冠
軍長史行南豫州事晉安王後軍長史廣陵太
守西陽王子明代爲南兗州憲仍留爲冠軍長
史太守如故頻行州府事永明八年子明典籤

劉道濟取府州五十人役自給又役子明左右
及船仗贓私百萬爲有司所奏世祖怒賜道濟
死憲坐不糾免官尋復爲長史輔國將軍以疾
去官除散騎常侍未拜卒當世稱爲良吏憲同
郡丘仲起先是爲晉平郡清廉自立褚淵歎曰
見可欲心能不亂此楊公所以遺子孫也仲起
字子震少爲憲從伯領軍寅之所知宋元徽中
爲太子領軍長史官至廷尉卒
李珪之字孔璋江夏鍾武人也父祖皆爲縣令
遷鎮西中郎諮議右軍將軍兼都水使者珪之
歷職稱爲清能除游擊將軍兼使者如故轉兼
少府卒先是四年豫陽毛惠素爲少府卿吏才
強而治事清刻私市銅官碧青一千二百斤供
御畫用錢六十萬有讒惠素納利者世祖怒勑
尚書評贓貫二十八萬餘有司奏之伏誅死後
家徒四壁上甚悔恨
孔琇之會稽山陰人也祖季恭光祿大夫父靈
運著作郎琇之初爲國子生舉孝廉除衞軍行

參軍員外郎尚書三公郎出爲烏程令有吏能還遷通直郎補吳令有小兒年十歲偷刈隣家稻一束琇之付獄治罪或諫之琇之曰十歲便能爲盜長大何所不爲縣中皆震肅遷尚書左丞又以職事知名轉前軍將軍兼少府遷驍騎將軍少府如故出爲寧朔將軍高宗冠軍征虜長史江夏內史還爲正員常侍兼左民尚書廷尉卿出爲臨海太守在任清約罷郡還獻乾薑二十斤世祖嫌少及知琇之清乃歎息除武陵王前軍長史未拜仍出爲輔國將軍監吳興郡尋拜太守治稱清嚴高宗輔政防制諸蕃致密旨於上佐隆昌元年遷琇之爲寧朔將軍晉熙王冠軍長史行郢州事江夏內史琇之辭不許未拜卒

史臣曰琴瑟不調必解而更張也魏晉爲吏稍與漢乖苛猛之風雖衰而仁愛之情亦減爲以峻法限以常條以必世之仁未及宣理而暮月之望已求治術元公後私在已未易割民奉國

於物非難期之救過所利苟免且見可欲嗜好方流貪以敗官取與違義吏之不臧罔非由此擿奸辯僞誠俟異識垂名著績唯有廉平令世之治民未有出於此也

贊曰蕭蕭小民吏職長親棼亂須理邺隱歸仁杜直交猶寬猛代陳伊何導物責在清身